

唐太宗

赵扬 著

第四卷 大漠雄风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唐太宗

第四卷 大漠雄风

赵扬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太宗. 第4卷, 大漠雄风/赵扬著. —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06. 1

ISBN 7-80623-624-4

I. 唐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6673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32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	13.375
邮政编码	450011	字数	344000
承印单位	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	印数	4000-7000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	版次	2006年1月第1版
纸张规格	890毫米×1240毫米	印次	2006年7月第2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7-80623-624-4/I·442	定价	20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目 录

- 第六十一回 四夷遥尊天可汗
八方搜求羲之墨 (1211)
- 第六十二回 发重兵李靖挂帅
取名帖萧翼入越 (1234)
- 第六十三回 老僧痛失《兰亭序》
伏允溃逃茫沙磧 (1257)
- 第六十四回 太上皇归葬献陵
老狐狸魂归磧中 (1279)
- 第六十五回 薛万均贪功受辱
李药师闭门谢客 (1303)
- 第六十六回 武媚娘承恩驯马
李世民夜读谏章 (1322)
- 第六十七回 纳谏言停建新官
退吐蕃急出劲兵 (1343)
- 第六十八回 高昌国渐生离心
贤皇后病作《女则》 (1364)
- 第六十九回 皇心亲疏思易储
夫妻情长珍别离 (1384)

- 第七十回 建昭陵贤后入葬
赚孝名魏王刻石 (1404)
- 第七十一回 禄东赞入京请婚
莽敬德夜宴迎宾 (1425)
- 第七十二回 禄东赞巧遇马周
麴文泰启衅西域 (1445)
- 第七十三回 李世民诘责文泰
侯君集出征高昌 (1465)
- 第七十四回 敬德挟私荐淑女
禄相巧意遇锦燕 (1484)
- 第七十五回 唐皇步辇会禄相
天兵涉难过沙碛 (1503)
- 第七十六回 麴文泰闻惊身死
侯君集尽礼鼓行 (1522)
- 第七十七回 禄东赞却婚请亲
李道宗河源送女 (1544)
- 第七十八回 公主事夫散唐风
唐皇出师讨漠北 (1568)
- 第七十九回 张亮蒙冤赴刑场
太子顺势固储位 (1591)
- 第八十回 置三州安定西域
定天下免谈封禅 (1614)

第六十一回 四夷遥尊天可汗 八方搜求羲之墨

大唐当初欲图东突厥的时候，采取了“远交近攻”的策略。贞观三年，李世民遣使册封薛延陀酋长夷男为可汗，即为一漂亮又厉害的招数。此后不久，东突厥灭亡，于是回纥、仆骨、同罗等漠北十三部落相继来归。每年新年元日前，这些大小君长竞相遣使人长安献礼，他们集于京师，有近千人之多。那些日子，京中以鸿胪寺最为忙碌，自唐俭以下，人人忙得疲惫不堪，要竭力招待好这些四方来客。

漠北之地无罕见之物，诸部落所献多是些马、羊、驼、貂皮等物。他们返回之时，大唐朝廷又赏给他们一些丝织品、瓷器、金银器、茶、铁等物。若从价值来衡量，大唐所赐之物要高于他们朝贡之物。不过四夷来朝贡，大唐图的是四夷宾服的名声，对于钱物的多寡并不看重。

按照惯例，每年的元日大典之后，李世民要在太极殿接受他们的朝贺。贞观八年元日，因薛延陀酋长夷男、回纥酋长菩萨来京朝贺，此次会见仪式显得更加隆重。

东突厥灭亡之后，漠北诸部落以薛延陀势力最强，其占领了东突厥牙帐，俨然以诸部落首领自居。不过其势力难以与强盛时的

东突厥汗国相比,尤其面对日益强盛的唐廷的时候,不敢有些许倣傲之心。夷男此来,胸怀一片尊崇之情,内心还对李世民极为感激。其原因有二,一是当他欲脱离东突厥的时候,李世民果断册封他为真珠毗伽可汗,承认其对漠北诸部落的统治权;二是李世民将东突厥余众安置在朔方和定襄周围,避免了突厥人索要原地盘的麻烦。

是日辰时,通事舍人立于太极殿前台阶上喊道:“皇上有旨,宣真珠毗伽可汗等番国君长觐见。”其话音未落,早已等候在殿前的唐俭即带领夷男、菩萨等二十余人入殿。

众人入殿后向李世民朝拜,拜礼毕,李世民让众人平身,他亲手捧着一袭袭的绯黄瑞锦及襁领袍,赐给夷男等人。夷男等人双手接过,复又拜谢。李世民将物赐毕,复归于御座中,下面已相对排好了两列椅子,夷男等人依令落座。

夷男落座后复又起身,面向李世民拜道:“皇帝陛下,臣受众人之托,现将一篇颂词诵出。”夷男不会说中土之语,其身侧站立一名通译随时转译。

李世民微笑道:“既是颂词,就不要说了。你们千里迢迢来京见朕,这番情谊,比任何华美之词都好,更令朕心存感激。”

夷男不依,坚持要念颂词,李世民遂颌首同意。夷男的这篇颂词想是动身前已经准备好了的,不似中土文辞那般佶屈聱牙,其语句朴素,更似口语。只是内容不免陈腐,无非是颂扬李世民恩德之类。

夷男读毕颂词,又躬身道:“皇帝陛下,臣等议论过了。臣等以为称呼皇帝陛下,不足以表达臣等尊崇之情,且皇帝陛下之称号在中土尚可,若波及四方,少了一些威加海内之气势,因请皇上尊号为天可汗。”

“天可汗?”李世民追问了一句。

回纥酋长菩萨立起身来,躬身道:“皇帝陛下册封四方可汗,非天可汗难为。今后,请皇帝陛下从臣等之议,以天可汗威加海内,

示上天之意。”

其他部落酋长及来使纷纷起身，皆请李世民从此使用天可汗的称谓。

李世民明白了众人的意思，示意他们归座，然后摇头说道：“朕为大唐天子，足不出中土，岂能代行可汗之事？卿等美意，朕心领之，然不可越轨。”

夷男又立身道：“陛下，臣等所拟尊号，非专为颂扬陛下。请陛下设身处地为臣等想一想，臣等辖下若知皇帝陛下接受天可汗之尊号，更添亲近之意。陛下多次说过华夷一体，缘何连一个简单的尊号都不愿意接受，若如此，要大伤臣等的心情。”

这时，一直侍立在一旁的唐俭上前禀道：“陛下，臣以为真珠可汗所言甚有道理。如今唐土渐大，又有诸多的羁縻府州，更有许多属国。中土臣民熟知皇帝陛下的称号，而四方边远之地惟知可汗，不知皇帝。若陛下接受天可汗的尊号，四方臣民才知其可汗之上更有天可汗皇帝，一来知道京师为天地中央，陛下在此行天子之权；二来心悦诚服，从此华夷一家。”

李世民思索片刻，缓缓说道：“也罢，朕就从卿等之议，今后对西北君长用玺，皆用天可汗皇帝字样。唐卿，你向将作监转述朕之语，让他们觅来良玉，即刻制成玺。”

唐俭躬身领旨。那夷男、菩萨等人见李世民接受了天可汗的尊号，不禁大喜，纷纷起身复向李世民跪拜，三呼万岁。

从此，漠北诸部落皆称李世民为天可汗皇帝。到了后来，这个尊号渐渐传播开来，四方属国来京师朝拜，皆称李世民为天可汗。

菩萨趁热打铁，又起身向李世民奏道：“陛下既为臣等的天可汗，今后臣等来京朝拜更为频繁。只是来京路上，道路险阻也就罢了，惟越他国国界时，麻烦不少，请天可汗戒约他国，让臣等顺利入京才好。”

座中之人除了夷男之外，纷纷赞同菩萨的提议。原来薛延陀之士与唐境接壤，诸部来京之时，若想走近路势必经过薛延陀所辖

土地。这些年，薛延陀自恃强盛，当诸部使者经过其境时，往往受到多方刁难，有时其所带贡礼也被夺走。

诸部落来使曾纷纷向唐俭述说自己遭到薛延陀刁难的事，唐俭又把此事禀报给李世民，意欲让李世民告诫夷男，让他约束手下，收敛其行为。菩萨今日当堂提出此事后，众人的目光纷纷射向夷男。

李世民问道：“真珠可汗，朕听说诸部落使者经过你境内时，闹了许多不愉快的事，果有其事吗？”

夷男立起身来，答道：“臣亦风闻有此事，那是一些胡作非为之人瞒着臣干的。陛下，臣之土地甚广，人又良莠不齐，之前发生一些非礼的事固然难免，终归是臣不能严厉约束所致。臣来京之前已下严令，今后再有人敢胡作非为，定遭五马分尸之严刑。”

李世民仰头思索片刻，既而说道：“你如此严厉刑法，手下人定会收敛许多。只是漠北地旷人稀，行旅之时，往往难见人迹，若有一些贼人聚集成匪，在大漠之上倏忽而来，倏忽而去，专事劫夺来使的礼物，太难擒拿。真珠可汗，为了保证使者行旅安全，还要有万全之策才好。”

菩萨这时插话道：“陛下，臣入中土之后，见所行道路皆设有驿站，这样既给使者行旅方便，驿站之间首尾相连，又可以相互策应，保证安全。若是能在漠北设置驿道，即是万全之策。”

李世民暗自付道，若在漠北设一驿道，所费不多，却能使各部落相连，加深他们与中土的联络，是一件一举多得的好事。他点头赞同，说道：“这是一个好想法，朕同意设立。驿道设立之前，朕让民部派员沿线踏勘，以确定道路的取向及驿站的设立，至于驿道建成之后，可让户部拨给钱粮，以资费用。只是驿道之养护及驿站之人，须由各部来管，真珠可汗，你熟悉漠北诸部的地理，且此驿道入你境内最长，朕意将这些庶务，都交由你办理了，你以为如何？”

“臣领旨。陛下，踏勘线路可由民部派员去办，至于驿站建成之后所费钱粮，就不要在户部领取了。臣以为，驿道在谁的境内，

人员及所费皆由该部负责,这样就省去了许多麻烦。”

“好呀,你这是替朕着想,就这样办吧。”

菩萨又拱手道:“陛下,驿道设立之后,方便臣等来京觐见。臣还有一个不情之请,若此驿道修得又平又直,希望陛下万乘之躯入塞北巡视,使天下臣民能一睹天可汗之威仪。”

这句话使得李世民有了兴致,脸上顿时有了跃跃欲试的神色,他爽朗笑道:“好哇,朕早有此意。史大柰早就向朕描绘过草原的胜景,让朕心慕已久。只是国事太多,一直没有空儿遂此心愿。待此道建成,朕会不带銮驾,像你们一样骑马驰骋而去,完成心愿。”

夷男、菩萨等人又复跪拜,齐声道:“臣等在驿道建成之时,自会日日恭迎大驾。”

这条连接唐都和西北边境的驿道,此后不久很快修建了起来,至年底便已建成。驿道每隔一定路程,皆设一驿站,共六十八驿。驿内备有马匹与饭食,以供汉夷使节换乘与食宿。通过这条驿道,中土的丝织品、茶、铁、金银器、铜钱、种子、文具、耕作用具等接连不断运往边塞;漠北的马、羊、驼、貂皮、玉等物亦随之传入内地。这条路因是李世民下旨所设,诸部落称之为“参天可汗道”,显着殷殷的亲切之意。

李世民在接见漠北诸部朝贺之时,近年来又增加了一项内容,即是要亲自排解诸部的纷争。刚刚商定了设立驿道的事,后面的同罗使者即起身向李世民告状。

“陛下,那仆骨部数次侵入鄙部牧场,陛下去年已经责他,然其稍稍收敛之后,又复旧态,请陛下为鄙部做主。”

这还是去年的旧案。同罗部位于土拉河之支源通勒河两岸,其水草丰美,是天然的好牧场。仆骨部居于同罗部的正北处,为阿勒丹河沿岸,也有丰茂的牧草。只是因为气候的原因,每至秋末,仆骨部的草场渐枯,而同罗部的草场依旧葱绿。仆骨部倚仗人多,赶着牲口越界到通勒河沿岸放牧,这自然激起同罗部的不满,双方为争夺牧场发生了数场械斗。官司打到李世民面前,李世民让仆

骨部退出越界之地,若想要牧草,须拿羊马等物来换。仆骨部当时唯唯答应,然到了去岁秋末,敢是想着天高皇帝远,依旧赶着牲口越界来放牧。同罗部无奈,只好继续找李世民告状。

李世民听完同罗部使者的控诉,眉头皱了起来,唤出仆骨部使者问道:“同罗部所言,果是你们所为吗?”

那仆骨部使者看似不慌不忙,像是事先已有准备,然眉宇之间掩不住一丝恐惧,其狡辩道:“鄙部越界放牧是实,然有前因。鄙部遵陛下旨意,欲拿羊马换其牧场,遭其拒绝。陛下,那羊马逐水草而居,其蹄之所至,自是要吃草活命,却也不是鄙部主动赶去。”

李世民听出仆骨使者的话里有无赖的意思,遂动了怒意,斥道:“朕去岁让你部用羊马换其牧草,却不是去换牧场。你们不听朕之言语,莫非倚仗你部人多就想欺凌同罗部吗?”

那使者低下了头不敢再强辩,低声说道:“想是鄙部错会了陛下的意思,那也是有的。小人此次动身入京之前,鄙主谆谆告诫,让遵从陛下的旨意。陛下但凡有旨,鄙部不敢不听。”

李世民改换了颜色,说道:“这就对了。朕于漠北诸部,不取一物一赋,所以愿意接受你们的朝贺,惟思和睦相处而已。你们有事找朕裁决,朕无偏私之心,公平待之。朕这样做,其实也为你们好。若有部落倚仗人多,动辄寻衅,极易酿成祸端。须知‘毙敌一万,自伤八千’的道理,战祸一开,于人于己都不是幸事。仆骨部使者,朕这次说清了,你们若想要同罗部的牧草,须用羊牛来换,你这次不会再听错了吧?”

“小人谨记在心,不敢有差。”

李世民又对夷男说道:“真珠可汗,朕离他们太远不能亲至,你可代朕前去巡查。秋末之时,最为紧要,万万不许再起纷争。”

夷男听说李世民让自己代其巡查,无疑是看重自己,心里有了一分自豪,又有一分得意,遂躬身答道:“臣遵旨。明岁此二部若再有此类纷争,就请陛下拿臣问罪。”

说完了这些事,天光已近午时,李世民起身道:“走吧,该是进

膳的时候了。唐卿早已准备好了美食佳肴，你们陪朕前去吧。”

众人神情激昂，他们知道中土的美食花样繁多，何况是宫中的御菜，更是极致的美味，等闲难尝一回的。

漠北诸部臣服大唐，反映了东突厥与大唐势力的此消彼长。李世民在宫内欢宴诸部来使的时候，同居一城的颉利可汗呆在家里，与家人默默相对。颉利可汗在京城无疑受到优待，然其心灵的极大失落，不是用锦衣玉食能够弥补的。昔日为大汗之时，他威风八面，心性高昂；如今虽被授为大将军，说到底不过是大唐的俘虏，想出外游历也有诸多的限制，实为一特殊的人质。大凡一个人的性格过于执拗刚强，缺少柔韧，往往遇到重要变故之时，极难转过弯儿来随遇而安。颉利就是这样，他居于京城之中，对所观所见皆感到异样，格格不入，心情异常烦闷，身子也一日日消瘦起来。节前的宴会上，李渊令他持剑起舞，他当时饮酒之后情绪不错，依令起舞了一回，获得了满场喝彩。颉利是夜酣然入睡，第二日醒来睁开眼想起昨夜舞剑之事，不禁羞愧上脸，喃喃道：“想不到汗国昔日的臣子，竟然叱令我来舞剑。我到底怎么了，那样欢快地舞剑来取媚他们，莫非为乞求残生吗？”他脑海中的这个念头挥之不去，心中愁闷异常，竟至卧榻不起。

颉利此后再未起床，进食日少，身子愈来愈弱，未出正月，竟然一命呜呼。

李世民闻讯，让有司按规制安排后事。颉利的家人请求，说颉利临终之前，说过要按突厥习俗入葬。当时中土之俗，皆是土葬；而突厥习俗，将死者架于一柴木堆上，然后众人围着柴木堆举行一应唱歌跳舞等仪式，最后点火燃柴焚烧其尸。

李世民准其家人依突厥风俗焚尸葬之，其归葬之日，长安城内的突厥人皆哀哀切切将颉利送往墓地，突利亦在队列中。只见火光燃起，昔日强盛的东突厥的最后一位大汗随火而逝，颉利的一丝魂灵飘飘荡荡，找寻其先祖而去。

大唐的北境已安,其巩固边疆的注意力就转移到西方。

大唐将其注意力专注于东突厥的时候,对西境的吐谷浑等国采取了相对宽松的策略。像吐谷浑攻占了洮、叠二州,大唐军队仅是将其收复过来,并未深究,两国边境照常互市。待东突厥灭亡,兵部下令将北境之兵移向西面,吐谷浑顿时感觉到了很重的压力,这引起了吐谷浑主慕容伏允的不满。

慕容伏允年龄已为六十九岁,其统治吐谷浑多年,多次与隋、唐军队交手,有丰富的交战经验。他知道自己国势无法与大唐相比,若逆来顺受只能沦为大唐属国的地位,所以必须要主动抗争。当唐军陈兵东面的时候,伏允下令撤销互市,亲自领兵出国境向北,突然掳掠了唐朝的鄯、廓二州,将大唐通往西域的道路截断。是时,大唐鸿胪丞赵德楷出使西域正好行驻在廓州,被伏允顺手牵羊给拘留了下来。伏允这样做是想告诉李世民:别想打吐谷浑的主意,若唐朝不主动撤去重兵,吐谷浑就会背靠西突厥,将西域之路完全阻断,不许唐朝一人一骑经过。

消息传到长安,李世民对伏允的挑衅嗤之以鼻:不自量力!

京中武官纷纷请战,其中以尉迟敬德、执失思力、阿史那社尔、薛万彻最为热切。

李世民每遇重大战事,任人为帅时,最为看重李靖和李世勣二人。与东突厥之战后,李世勣屯兵定襄,后来又移防并州。那里的突厥人固然需要镇抚,北面的薛延陀也不可不防,以李世勣之威名,可以起到震慑的作用,因此不可轻动。且现在李世勣丁忧在家,正替其父守孝,李世民也不愿夺情令其赴任。至于李靖,去岁末数次上表,以年老多病为由,坚持要辞掉尚书右仆射的职位。李世民见李靖意志坚决,挽留了数回,最后只好准其所辞。另下诏任李靖为特进(文散官一品),其封爵、禄赐如故,特旨待其疾病有所起色的时候,每隔三两日至门下,中书平章政事。所谓平章政事,即是以宰相职参与朝政,这又是李世民发明的一个新名堂。李世民这样做,无非是看重李靖,让他在朝政之中发挥作用。如此一

来,再派李靖出征为帅显然是不可能了。

按说征讨吐谷浑的合适人选,柴绍也算一人。柴绍当初设奇计打败伏允,对吐谷浑还是有相当威慑力的。只是柴绍近来恰好染病在榻,不能出征。

李世民思来想去,最后选定段志玄为出征之帅。贞观八年五月,李世民下诏授段志玄为西海道行军总管,由其总领西境边疆之兵征讨吐谷浑,另诏契苾、党项部落之兵协助段志玄完成征讨之举。段志玄接旨后,即迅速准备停当,既而率众奔赴陇西。

此年又是风调雨顺,初春的时候,天下普降甘霖,春苗茁壮成长,昭示着又是一个丰年。到了夏季,雨水降落适宜,并未酿成洪灾,田里的庄稼开始抽穗、灌浆,农夫们喜上眉梢,知道今年丰收已经有望了。

陈君宾一直在河套地区帮助突利所辖之人耕种,首先将粟米种植成功,到了五月的时候,又从江南引种稻子。他先是手把手教会突厥人育秧,然后引来河水灌溉田亩成为稻田,他挽起裤管示范插秧。当一垄垄的田亩中遍植起秧苗之后,他又在此留驻半月,密切观察秧苗的成活情况。果然,那些秧苗在河水的滋润下,生长得茂盛嫩绿,甚是喜人。陈君宾见状大喜,遂辞别突利,回长安向李世民复命。

李世民得知塞上可以引种水稻,一开始不相信,待求证确实后方才赞道:“塞上能种水稻,其难度不亚于攻坚之战。陈卿,朕本意让你教会突厥人耕种即可,不料你能举一反三,朕定赏你。天下安定,须使百姓衣食有余。像眼下连年丰收,百姓安居乐业,即是官家、百姓的福祉。突厥人过惯了游牧无定居的生活,若不改变,即是祸乱的渊藪。你领他们在塞上耕种成功,就为朕去掉了一块心病。”遂赏陈君宾赤金十斤,帛一千匹。

李世民见天下丰收在望,四夷安定,那吐谷浑虽然祸乱,毕竟动静不大,有段志玄引兵去讨,定然安定,就动了去九成宫避暑的

心思。临行之前,想起了马周之谏,即动身到大安宫请见李渊,意欲让李渊一同到九成宫避暑。

不料李渊一听要到九成宫避暑,连连摇手,坚决不去。李世民再三相请,无奈李渊心硬如铁,以自己近来身体欠佳为由,坚辞不行,说道:“人老了,不宜轻出,那隋文帝不是终于九成宫吗?”李世民听了这句话,方才恍然大悟,原来李渊因为隋文帝死于九成宫,心有忌讳,二人同为开国皇帝,同样过了知天命之年,去九成宫避暑,福兮祸兮难以预料。李世民明白了此节,也就不再向李渊请行,而是环顾殿内,说道:“父皇居此,殿堂显得狭窄,且地势较低,又显潮湿,该是为父皇起造永安宫的时候了。父皇,数年前将作监已绘好永安宫的图样,现在只要选好日子起造即可。”

李渊叹了一口气,说道:“二郎,我许是年老的缘故,近来感到心力大不如以前。唉,这日子,眼见是过一天少一天了。我感觉在此居住甚好,没必要另造新宫,何况,等新宫造成,焉知我能否有福人住呢?再说哩,你这些年来厉行去奢省费,若大举建造新宫,谏官又会上书,会有失民心吧。”

李世民眼圈一红,哽咽道:“父皇切不可出此不祥之语,父皇龙体康健,好日子还长着哩。父皇,母后已离别儿子多年,您这样说,莫非想让儿子在世上成为一个孤零零的失爱之人吗?儿子欲造新宫,就是想尽孝于父皇,至于谏官来谏,儿子自会说服他们。”

李世民见李渊坚决不去九成宫避暑,遂作别退出。

李世民回到两仪殿,即令人召来魏征、王珪、马周及一应谏官,同时也把将作监一应官员唤来。众人陆续前来肃立殿中,李世民开言说道:“朕刚才从大安宫出来,那里地势较低,宫内潮湿,一到盛夏又闷湿无比,让太上皇继续在那里居住,对其身体极为不利。朕意已决,立即动手营造新宫,以奉太上皇之用。”

魏征说道:“陛下欲奉养太上皇,臣等并无异议。只是臣曾经看过新宫的图样,其规模宏大,耗费太多,方今天下安定不久,边境还有征讨之事,臣以为不可铺张太过。”

将作监绘出了新宫永安宫的图样，其建设位置在城北的龙首原上，整体布局南部为长方形，北部呈梯形，周长二千五百三十三丈。四面围以宫城，东、西、北有与宫墙平行的夹城，共设十一座宫门。内设宫殿二十余座，含元殿、宣政殿、紫宸殿为三座主殿，其中以含元殿最为高敞雄伟，殿基高出平地约五丈，东西长二十五丈，南北长十三丈。大殿如鸾凤翘首，两阁似双翼缓舒。殿前向南俯伸出三条以阶梯和斜坡相间的砖石砌道，名曰龙尾道。龙尾道长约二十六丈，东西宽有八丈五。由龙尾道拾级仰登，含元殿如在霄汉，登至殿前俯视前方，显出了居高临下的磅礴气派。魏征所说不错，若依图建造，工程浩大，耗费钱物不是小数。

李世民道：“太上皇戎马取得天下，一生辛劳，为其建造新宫并不为过。魏卿，人以孝义为先，为太上皇建造新宫，就是朕向太上皇尽孝。朕即位以来，致力于去奢省费，不敢营造新宫，今日若不是为太上皇着想，依旧不敢动土。朕将你们叫来，就是想申明此意，不要再为此事举谏上书了。马卿，记得你曾上书言称大安宫卑小，其中有‘臣愿营雉堞门观，务从高显，以称万方之望，则大孝昭矣’之语，朕营新宫，正是纳你所谏。”

马周也曾见过新宫图样，知道此宫建设工程宏大，几可与太极宫相媲美。他当初上书时，觉得大安宫太卑小，若另选地势建同等规模的宫室即可。不料将作监所绘图样如此规模宏大，与自己的初衷相违。到了眼前地步，他也无话可说，只好答道：“陛下奉孝义之心，从谏如流，臣感圣恩。只是此宫规模太大，能否缩小一些，以减少钱物投入？”

李世民摇摇头，感伤地说道：“如此巨图绘制，岂是一日之功？朕刚才见过太上皇，见其龙体每况愈下，太上皇能早日移住一日，对其龙体有益，也就尽了朕的心意，此事就不要再费周折了。将作监从即日起，立即营造新宫。嗯，原将新宫定名为永安宫，难显朕奉太上皇之意，需另定新名。王卿，此宫之名由你和魏卿商量来拟，要显示高显及明堂之意。”

王珪躬身答应。

魏征等人见李世民打着为李渊尽孝的旗号来造新宫，其于情于理不好挑剔，虽心有不甘，然无法再出口反对。三日后，龙首原上人声鼎沸，数千名工匠开始挖掘地基。是时，王珪奉旨拟出新宫名号，称为大明宫，李世民闻奏照准。

十日后，李世民下诏让太子李承乾监国，由房玄龄、王珪、温彦博等人留京辅佐。自己带领一帮臣子，前往九成宫避暑。为示亲切之意，李世民特旨让李靖随行，并准其弃马乘舆。

九成宫位于天台中，这里每逢夏季，山间气候凉爽，宫室美景宜人，是皇室的避暑胜地。李世民即位之后，因不敢造新宫，又不喜坊州仁智宫，遂将九成宫作为自己的避暑首选。每年夏季，都要在九成宫住上一段时间。其避暑之余，或与群臣讨论政事，或出外狩猎，日子过得很惬意。

九成宫毕竟建造已久，多处宫室显得简陋，如今又遭数年风雨侵蚀，更为不堪。李世民初入九成宫的时候，对群臣说道：“朕不耐热，因而来此避暑。这里宫室虽然破旧，一样能住，不求精妙。”此后，将作监觉得这里实在不成样子，年年奏请另起新殿。到了今年，李世民也许觉得财力许可，遂准其请。阎立德此时为将作大匠，当即绘出图样，并前赴天台山亲自督造，三月间即将阔大新殿造成，殿内光线明亮，宽敞洁净。李世民临行之时，令人将自己所收藏的墨宝悉数运来，意欲与群臣共同鉴赏。

李世民爱好书法，在搜求古人遗墨上，可谓不遗余力。还在他为秦王的时候，征战之时即让房玄龄、杜如晦等人代他搜寻古人遗墨帖，若得知了一点讯息，即穷追不舍，一定要找到持墨之人，采取各种办法将此墨收购到手。后来遭到李渊冷遇的时候，府中学士尽散，广求古代大家遗墨，似乎成了他惟一的乐趣。当然，他最大的心力还是谋求太子之位，不能像求墨那样可以无遮拦罢了。

前代书法之人，李世民最看重的是钟繇、王羲之，其所求得的墨迹之中，以此二人的最多。这其中，他高度推崇王羲之的书法，